

编者首语

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不仅诗词、乐府、戏曲等为人类精神文明的瑰宝，古典小说也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中的一朵璀灿的奇葩。仅现有国家和地方各图书馆收藏的历朝历代小说，粗略计算就有五千余种，且国内外图书馆、私人藏书，不断通过各种友好渠道，将一些珍稀版本图书贡献给国家和读者，于是一些稀有本、善本、孤本等各色古代小说，争相面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之后文化出版的繁荣景象。然而，由于品种繁多难免鱼龙混杂，许多读者因受时间、专业等各种因素的制约，面对林林总总的古代小说一时不知如何选择。这样就给出版界提出一个现实的课题，即如何从浩繁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筛选出一些既有文学价值又有欣赏品味的文化精品，以飨读者。

此次，我们出版的《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全四卷）就是根据这一社会需求做出的尝试。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从众多现有国内外出版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择其优而选之，其内容鲜明地反映着中国古典文化的精萃，我们始终把内容与形式并重，思想与艺术并重、深厚度与可读性并重作为遴选原则。如《海上花列传》曾被胡适先生称为“吴语中的第一部杰作”。胡适先生在海外还谈及，一天，文学家郑振铎先生逛书摊，买得一部书，跑回来对同住的胡适先生高喊：“我找到了一部宝贝书！”这部书就是被称为“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此书奇在何处？其一，胡适称“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格、脾气、态度、

行为，可算是一大成功；其二，无论写黄翠凤之火辣，抑或张蕙贞的庸风，还是写周双玉的娇娇，陆宝之之放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忽东忽西，随手拈来，并无一丝挂漏；其三，全书百数人物竟无一雷同，无一漏结。《海上花列传》可以说在当时给中国文学开了一个新局面。”再如，《花月痕》，此书成书于咸丰年间，被诬为“狎邪小说”。全书写的是韩荷生与妓女刘秋痕、杜采秋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虽是写妓女生活，却全不涉淫邪秽语，书的品位极高。其论说无非是发泄对时事之愤懑。三十一回的鸦片叹，悲论出中国近代衰落的根源，作者忧时伤世之泪，渗于纸上。又如《青楼梦》成书于光绪年间，虽说是勾摹柔情，敷陈艳迹的恋爱故事，但主人公金挹香识得寒儒，怀才不遇，百般垂爱，使其发达的行为，从一个侧面挟击了公卿士大夫们的无能与腐败。书中内容虽迫于幻想，但却反映出了作者对彼时彼世的政治和生活态度。至于说到《粉妆楼》、《九云记》、《五美缘》、《狐狸缘全传》、《绣鞋记》、《珍珠舶》、《醋葫芦》等等，亦多见于市井书店，文学家对此亦多有品评。其中广泛包涵了宫庭艳史、世态人情、仙语人言、幽默杂闻等等。总之，此次编者是从众多古代、现代海内外版本古籍中，择其故事生动，可读性强，文字精美且品位较高，值得珍藏的古典小说编纂成集，所以称其为珍本。这样选编的珍本，不但排除了有些古籍中鱼龙混杂、人鬼不分的缺点，更避免了读者广为采寻有关书目之累。

此书编纂出版，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专家指正。

编摇者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辑一木主编 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
第 1 版 (2000 年 1 月)

I 中...摇 II 辑一木...摇 III 中国古典小说 IV 中国文学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2345 号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

出版：摇摇摇摇出版社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市振兴印刷厂印刷

开本：32 开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字数：源万千字

印张：圆张

版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员万册

书号：第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1 号

定价：3.00 元

《中国古典传世珍本小说》编委会

摇摇

摇摇摇摇总策划摇摇陆摇远

摇摇摇摇主摇编摇摇邢一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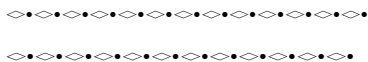
摇摇摇摇编摇委摇摇邢一木摇孙永清

田晓娜摇马仁真

邓斌芝摇其摇风

目摇摇录

第 一	回摇护花神阳台窃雨	(猿猿猿)
第 二	回摇劫村落潢池弄兵	(猿猿猿)
第 三	回摇慧娇娥衡文称藻鉴	(猿猿猿)
第 四	回摇俏丫鬟带月闯书斋	(猿猿猿)
第 五	回摇慈觉寺春风别梦	(猿猿猿)
第 六	回摇晚香亭夜月重期	(猿猿猿)
第 七	回摇感新诗西窗续旧好	(猿猿猿)
第 八	回摇赠吴钩旅次识英雄	(猿猿猿)
第 九	回摇闯虎穴美媛故人双解难	(猿猿猿)
第 十	回摇触权奸流西剿寇共罹殃	(猿猿猿)
第 十 一	回摇势利婆信谤寒盟	(猿猿猿)
第 十 二	回摇贞洁女捐躯殉节	(猿猿猿)
第 十 三	回摇凭侠友功成奏凯	(猿猿猿)
第 十 四	回摇游山寺邂逅娇姿	(猿猿猿)
第 十 五	回摇上冤表千里召孤臣	(猿猿猿)
第 十 六	回摇赐环诏一朝联三媛	(猿猿猿)



第一回摇护花神阳台窃雨

诗曰：

弹铗朱门志未扬，为人须负热心肠。

宝刀一掷非谋报，侠骨能令草木香。

其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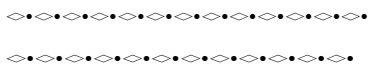
匣底□锋未曾试，男儿肝胆向谁是。

手提三尺黄河水，天下安有不平事。

这两首诗，名为宝剑行，是赠侠客之作。大凡天生名流，为国柱石，必定上有神灵暗佑，下有侠杰扶持。凭你群奸说陷，百折百磨，到底有个出头日子。这，所谓吉人天相，然在自己，也须具有慧眼。先辨得他果是仙真，果是侠客，然后不被人欺，而仙侠为我使用。有如宋朝文彦博，征讨贝州妖人王则。一日，升帐独坐。忽被妖人飞一大石磨，从空打来。刚到头上，却得一人飞空抱出，把那交椅打得粉碎。彦博吓了一跳，起来拜谢其人，竟不认得。求其姓氏，那人并不答话，但写“多目神”三字而去。彦博才省起，幼时读书静室，夜半曾有一鬼乞食，形容甚怪，自言是上界多目尊神，因犯九天玄女法旨。罚他下方受苦。彦博遂饱赐酒食，又为他向玄女庙中，主诚求愿，果然即得超升。所以今日特来相救，以报前恩。这所谓神灵保护的了。

还有侠客一桩故事。明朝苏州有一钱生，名唤九畹。为人怀才抱行，磊落不羁。一日偶在虎丘梅花楼饮酒，见一壮士欠了酒钱，为酒保挫辱。钱生看他不是凡流，竟与他清偿所欠，并邀同饮，那人欣然就座。谈论中间，钱生细叩行藏。那人道：“俺隐姓埋名已久，江湖上相识，但呼俺为申屠丈。因在此期一道友梅山老人，偶来闲步，不料忘带酒钱，致遭酒保无状。这也是小人，不必计较了。只是有累足下应还，何以克当。两人自此结纳了一番，后三年，钱生携资宦归，途遇响马，正在危急之际，忽见一人从松梢而下，手持尺刃，杀散强寇，亲解生缚。仔细一看，其人非别，

光阴荏苒，那一年倏又长成一十五岁。一日早起，忽闻外边传进：“方相公来了。”红芳急忙放下书卷，向前迎接。原来这姓方的，名唤永之，是方正学之后，乃一饱学秀才，就在三十里之外，白秀村居住，与红芳是嫡表兄弟，故来探望。红芳迎进客座，问过起居，遂置酒饭款待，着文琬出来，亦相见礼毕，方公欣然笑道：“与贤侄别来未几，一发长成可喜。适才遥闻诵声朗朗，所读何书？”红芳道：“经与古



文，俱已读完，近来胡乱读些小题。只怪他性耽音律，闲时每吟哦不辍。弟以诗乃不急之务，若专心致志，必致有妨正业。怎奈再三规训不从。”方公道：“做诗是文人分内事，何谓不急。侄既有此妙才，做表叔的就要面求一首。”因指庭前菊秧为题，文琬不假思索，应声占道：

芍药花开春暮时，东篱消息尚迟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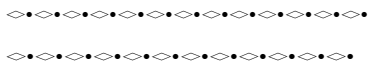
寄言墨客休相笑，一日秋风香满枝。

方公听毕，拍案称赏道：“细聆佳咏，异日前程远大，不卜可知。虽云未臻大雅，然由此再一琢磨，足与李杜来平分一席。”红芳道：“不过随口乱言，仁兄何乃过为奖誉。近闻晚芳与仲馨二位贤侄，闭户苦读，想必进益颇多。”方公摇手叹息道：“只一部经书，尚未读完，那有进益的日子。”原来方永之有侄，名兰，表字晚芳；子名蕙，表唤仲馨。俱与红生年纪相仿。当下方公又问道：“不知今岁西席何人？”红芳道：“弟因窘乏，不及延师。即欲附学，又无善地，只得自己权为设帐。”方公道：“有了这般资颖，后日必成伟器。虽则自训真切，然闻古人易子而教，还不如延师为妙。我闻曹士彬为人忠厚，所学淹贯，现在敝友何家设帐，不若来岁吾与老弟，共请在家，上半载在弟处坐起，下半年在敝居终局。又闻沈行人之侄西苓，也要出来附学，约他同坐，岂不是好。”红芳道：“如此极妙。在弟虽窘，亦不吝此几两束□。只是顽儿自幼娇养，恐怕难以出外。”方公道：“我与贤郎，虽云中表，实系叔侄至亲，何妨就业。兄弱息素云，久欲与弟结秦晋之雅，今不若就此订定。则以侄兼婿，骨肉一家，那时便可以放心得下了。”红芳大喜道：“若得如此，何幸如之。但愧家贫，无以为聘耳。”方公厉声道：“吾辈以亲情道谊为重，一言即定，安用聘为。”红芳即时进去，与王氏商议，取出祖上遗下的紫玉钗二股，放在桌上道：“今日就是吉日，权将此钗为求允之仪。”方公慨然收领。

当晚无话，至次日饭后，同去约了沈西苓。又到曹士彬处，定了来岁之约。光阴迅速，不觉又是新正天气。红家备了船只，一边去接先生，一边去接沈西苓及方兰、方蕙。到馆之夕，未免置酒相款，各自收拾书房安歇，不消细叙。

却说沈西苓，讳叫彼美，乃沈行人之侄。家居吴县，年方十八，学问充足，进学已二载了。只为曹士彬时髦望重，又兼方红二公相拉，所以出来附学，与众窗友俱不相投，独与红文琬十分莫逆。自此倏忽二载，文琬一来自己天性聪明，二来曹士彬教训之力，三来沈西苓切磋之功，所以学业大进。诗文韬略，无不博览精通。当下取一表号，唤做玉仙。只因两赴道试，不能入泮，居常愁眉蹙额，怏怏不悦。亏得曹士彬

次日清晨，急往园中，遍处寻觅，绝无踪迹。惟见老牡丹根株断落，跌倒在地。那新种的小牡丹，全然不动。又寻至墙角边，只见宝剑砍在槿树之上，剑口血迹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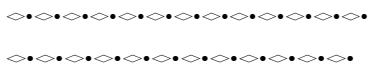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漓。玉仙不胜骇异。即时拔出剑来，把那槿树一顿砍倒。忽然一阵香风过处，夜来那个美貌女子，罗袖飘飘，玉环啾啾，向前深深万福道：“妾乃花神也，自居此园，历有年所。近来祸被槿精，渔色欺凌。因妾贞介自守，以致昨夜老母与彼相角被戕。若非君子解救，妾亦为之命毙矣。重蒙厚德，特此致谢。”玉仙又惊又喜，向前揖道：“仙卿洪福，自应免祸。槿精作祟，理合去除。若在小生，何力之有。但今日之会，信非偶然。不识仙卿，亦肯效巫山之雨，令小生得以片时亲近否？”花神低首含羞，徐徐应道：“感君大谊，岂敢固却。如欲荐枕，愿俟夜来。”玉仙笑而许之。

及至夜深时候，果见花神冉冉而降。于是披芙蓉之帐，解雾之衣。玉股既舒，灵犀渐合。既而翻残桃浪，倾泻琼珠。而红生已为之欣然怡快矣。有顷，花神整装而起，向着玉仙，从容说道：“妾虽爱君，奈因天曹法重，自后不获再图一会。然君佳遇颇多，姻缘有在。日后有一大难时，妾当竭力图报，惟郎保重保重。”说罢，回首盼生，殊有恋恋之意。而窗外香风骤起，遂凌风而去。玉仙似梦非梦，痴痴的沉吟了一会，始知红脸将是槿树精，老姬与美貌女子即是牡丹花神也。又连声叹息道：“非此宝剑，则花神何由免厄，而精祟何以得除。今既斩灭，谅无事矣。”

到了次早，会值曹士彬与沈西苓俱已到馆，遂将此事搁起不题。

要知后来如何？下回便见。

那晁元文，以武进士历有战功，升至右府同知，赐一品服，奉敕镇守吴淞。一日升帐，只见众将官纷纷禀报，渑寇唐云，十分猖獗。正在议论间，又值抚院檄文已到，随带副总镇王彪，立时起兵征进。那王彪能使六十三斤一条大鞭，有万夫不当之勇，最为晁元文心腹健将。当下领了三千铁甲军，星夜杀奔前来。地方少不得派出粮饷，犒赏军士。延挨数日，打下战书过去。那黑虎天王，闻了这个消息，登时唤过手下四员大将商议。一名三眼夜叉黄俊，一名独脚虎史文，一名小金刚鲁仲，一名撩天手陈达，俱有千斤气力。黑虎天王把上项事说了一遍，史文便道：“吾主不必忧虑，官兵若到，只须如此如此，管教他片甲不回。”众人齐道：“史大哥说得有理。”计议已定，即批发战书，约定明午出战。其夜，忽值本处乡绅，公宴请着晁元文饮酒，全无整備。及闻战期即在明日，大家仓惶失措，各自整理船只器械。挨到明晨，湖上并没动静，但有几只小船，对面时常来往。晁元文不以为意，遂促王彪为前部，招集众将，一直杀过山去。将近山前，只见芦花滩里，泊下许多船只。晁元文见了，连叫众将放炮。那贼船上听得炮声响处，并没一个迎敌，拥着两员头目，东西逃窜去了。王彪乘势杀上岸来，斩开了寨栅，并不见有甚兵马，止有粮草金银，堆积如山。众兵看见，尽去抢掠。抢着好的呈献主帅，其余各自分头抢散。正在扰攘之际，忽然见山后



火起，四下喊声齐举。须臾狂风骤作，走石飞沙，早有四员贼将从旁杀出，把咎元文大兵，截为数处。那官兵身边揣着金帛，谁肯恋战。独有王彪自恃骁勇，便轮动钢鞭，向史文就打。史文往后一退，反把王彪围住核心。此时王彪，独战五将，并无惧色。杀到申牌时分，手下仅存二十余人，只得下了一只小船，向南而走。又被鲁仲一箭射中水手，那船便支撑不定。陈达飞棹赶上，用力一枪，搦着了王彪左眼，翻身落水。众兵不敢捞救，竟死于泖湖之内。正是：

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

却说咎元文，见王彪围困核心，正欲奋勇援救，又遇黄俊伏兵，拦住去路，杀得七损八伤，大折一阵。归点残兵，刚剩得六百余人，又没了王彪一员勇将。咎元文又羞又恨，欲待再战，缺少兵马，欲归吴淞，又恐部抚归咎，便将百姓大骂道：“今日之败，都因地方不行救护。这些奸民，决与湖寇通情。且不要管他黑白，一个个砍了他的性命，才雪我恨。”即时传下号令，将近泖一路地方，尽行剿灭。可怜老幼男女，霎时间杀伤了五六百人，俱充作贼人首级，到部抚报功。惊得远近百姓，也有丧身锋镝的，也有逃窜远去的。儿啼女哭，一时星散。

却说黑虎天王，胜这一阵，皆由史文妖术。及见官兵败去，越无忌惮，率着众贼，四处打粮。看看掳到红家庄来，红芳听得风声不好，后知方公病体已愈，急忙打发儿子与曹士彬等，前往方家读书。又将细软什物，收拾停当，雇了般只，着王氏竟到长兴外家避乱，自己住在家里，探听消息。正是：

宁为本平犬，莫作离乱人。

红生到了方家，举家相见，礼毕。此时素云，年已及笄，生得眉横柳叶，脸衬桃花，真有倾国倾城之色。又兼方老安人，亲教诗词，颇谙吟咏。当下在房，一见红生，急向后屏躲避。红生虽不及细看，然亦窥见美艳非常，不觉暗暗欣喜。

看官，你道红生往来读书，已经数载，为何素云尚未识面？只因这头婚事，方公力欲许生，老安人却嫌他家事单薄，意犹未决。况闺禁甚严，红生虽系娇客，非奉呼唤，不敢擅入中堂。即或暂时进去，自有婢妇先行禀报，然后进见。所以红生虽欲偷觑，其如闺阁深藏，难图半面。不料那一日，偶然撞见，顿觉芳情牵惹，一时按纳不下。闲话休提。

且说玉仙见了方公，备述泖寇焚劫，甚是披猖，所以先期避难。方公与老安人道：“既然如此，可宽心在此读书，待平静之后，归去未迟。”红生又细细的慰问了

一会，自到白云轩卧内，打扫收拾，日与士彬、西苓讲诵不辍。正是：

闭户不闻戎马事，垂帘惟读圣贤书。

且说素云小姐，年当二八，正在动情时候。自那一日，窥见玉仙，风流俊雅，不觉春思顿索，终日不情不绪，针线全抛。一日午睡起来，连呼侍婢凌霄，杳不见至。忽见几上有花笺一幅，遂研墨濡毫，以屏间画鹊为题，吟诗一绝道：

谁向生绡写得微，寒梅终日自相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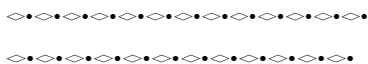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佳人睡起□眨眼，错认盘旋欲去飞。

原来素云房内有婢女三个。一唤紫菊，一唤春兰，其一即凌霄也。虽均有姿色，惟凌霄尤觉娉婷独立。如素云宠爱，亦惟凌霄最为得意。当日因往后园，攀折桂花，所以不在房内侍候。素云题诗已毕，犹搦管沉吟。忽值方公走进，一眼看见，便问道：“我儿所作何诗？可取来我看。”素云连忙双手奉上。方公看毕，欣然笑道：“我儿有此诗才，谢家道韞，不足数矣。只是咏物之作，须要不即不离，有玲珑活变之致，方见匠心。吾儿此诗，骨格虽全，风韵犹乏，更宜精细为妙。”素云道：“孩儿睡起无聊，偶尔成咏，谁料为爹爹所见。幸蒙教诲，望乞和韵一章，使孩儿学为规则。”方公一头笑，一头取笔，向笺后写道：

怪杀良工心思微，双双灵羽镇相依。

自从七夕填河后，长绕南枝不肯飞。

方公题毕，把与素云看了一遍，便将来放在袖中，竟自踱出外边去了。素云唤着凌霄问道：“适才我再四唤你，只是不见，你在何处去了这半晌？”凌霄道：“说也好笑，适因小姐熟睡不醒，悄悄的走入园中，折取桂花。谁料红郎望见，笑嘻嘻的走近身边，深深揖道：‘敢问姐姐，可是凌霄否？闻得小姐，最会做诗，奈小生孤馆无聊，不获觐面请教，望乞转达妆右，幸将珠玉见赐，以慰饥渴之望。’凌霄便抢白道：‘君乃东床娇客，袒腹有期，何得倩着婢侍传言，有失尊重。万一为沈生并吾家小主窃见，岂无瓜李之疑。况幸遇妾身，若是一个不晓事的，张扬出来，不惟郎君行止有乖，连累小姐面上，也不好意思。’为此，正欲告禀。小姐，你道红郎好笑也不好笑。”素云听说，俯首不语。既而低声说道：“你今后没有要紧，不可再到园中。从来文人轻薄，你若遇见，只宜回避，不可与他调戏，亦不要将他抢白。我方才睡起，唤你不应，做下画鹊一诗，忽被爹爹撞见，把来袖了出去。你可走到外厢，看是



如何，便来回复我。”凌霄连声应诺，遂急急的悄然步至书房门首。

那一日，适值曹士彬不在馆内，只见方公向着袖中摸出花笺，递与红、沈二生道：“我因二位老侄诗才甚妙，今以画鹊为题，做下拙作二首，幸勿见笑。祈即依韵和之。”又对方兰、方蕙道：“你两个也做一首，倘有不明之处，可向沈大兄请政。”二生看毕，连声称赞道：“细观两什，字字珠玑，一空凡响。自是天上神仙，非复人间粉黛。侄辈碌线菲才，岂敢班门弄斧。”方公道：“二位老侄，不必太谦。幸即次和，以成一时之兴。”言讫，便自踱了出来。

看官，你道方公为何将此二诗，俱称自己所作，要着二生和韵？只因方公素慕红生之才，又闻沈西苓亦名誉藉甚，故借此一题，要他两下和来，以观高下。又因素云，当时亲口许了红生，不料老安人几番埋怨，意犹未决。为此进退两难，正欲红生显出手段。倘若和得高妙，果有出人意见，一来与自己增光，二来学着古人，雀屏中选之兆，三来使老安人晓得，红生学问富足，日后必然显达，不致反悔姻盟。所以瞒了女儿，竟自拿出外厢索和。

当下红、沈二生领了方公之命，与方兰、方蕙，各自就席。须臾，红、沈二生先完，随后方兰、方蕙次第成咏。

要知和得高下如何？且听下回解说。

第三回摇慧娇娥衡文称藻鉴

诗曰：

一曲阳春竞唱酬，高才难息谤悠悠。
早知世道多奸险，扞舌何如得自由。

当下红玉仙、沈西苓将鹡诗依韵和就，随后方兰、方蕙亦各完篇，共录在一方桐叶笺上，以待方公评阅。等了一会，只见方公欣然踱进房来，红、沈二生便将诗稿双手递过。方公接来看道：

画史深夸挥洒微，翠屏喜鸟似依依。
双睛更遇仙人点，奋翅天涯自远飞。

第二：

三匝空怜月色微，南林今幸一枝依。
故园欲去愁无主，故傍山梅不忍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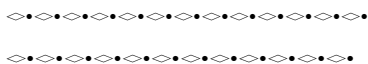
第三：

笔尖巧夺化工微，双鹡浑然永自依。
何事儿童痴蠢甚，几番驱逐不曾飞。

第四：

灵画年深墨迹微，一双灵鹡向花依。
旧巢今被谁人占，独自迟回不肯飞。

方公看罢，连连赞赏道：“细观笺首二章，必系二位老侄所咏。工力悉敌，寓意各深，真是锦心绣口，使我不胜欣快。只愧儿侄辈，东涂西抹，较之绣虎才情，万不及一，真豚犬耳。二生再三谦谢道：“下里巴吟，谬承见赏，殊非侄辈所以请政之



意。”方公又将方兰、方蕙的诗，细细的评驳了一番，遂将诗笺袖着，回进内房，把与素云看道：“我以儿诗，并我所作，以示红、沈二生，并汝兄汝弟，着各次韵成章。汝且试为评阅，四人高下若何？”素云一连哦了几数遍，便说道：“首章，规模宏大，有高飞远举之志。次作清新秀雅，不愧大方，然一似有思归之忧者。至第三首，虽非前比，犹有可观。若末篇，潦草不工，卑卑乎不足观也。据着孩儿管见如此，未知爹爹严命以为确否？”方公道：“我儿评品，语语切当。依我看来，第一作想是沈西苓，第二篇口气想是玉仙侄，第三想是蕙郎，若第四定是兰郎这蠢才了。”遂命素云，用上批语。及至一一相询，果如所言。二生看了，亦各叹服。独有方兰批坏，深憾姊氏较评之刻。又见众人暗地笑他，闷闷不悦。话休絮絮。

当日正在看诗，忽见书童报进：“红相公来到。”玉仙随着方公，急忙迎进。见毕，坐定，备问家中消耗。红芳叹息道：“不要说起，自你出来，不上半月，即遭那伙贼寇，到村焚劫，把屋宇家私，都化作灰烬了。你难道还不相闻么。更有一件奇怪，周围俱各烧尽，独有牡丹亭还留在那边。闻说时常鬼现，贼兵倒也不敢擅进。”说罢，父子俱各感伤不已。方公与曹士彬从旁劝慰乃止。当晚少不得置酒款待，不消细叙。到了次日午后，红芳作别，自往长兴外家了。

且说玉仙，自闻此信，终日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却得方公几番劝慰道：“吾侄家业虽废，犹幸骨肉无恙，何必过为无益之忧。目下闻得宗师将到，且自安心读书，以图克捷。”玉仙听说，只得强自排遣。一夕，与沈西苓趁着月色澄清，坐于竹荫石畔，闲话移时。玉仙微微叹息道：“小弟时运不济，命途多舛，年将弱冠，功名既未到手，怎奈家下又遭焚劫。遑遑如丧家之狗，为之奈何。”西苓道：“仁兄学业已成，又在具庆之下。今虽偃蹇，后当显达。若在小弟，幼年失怙，书剑飘零，虽获幸拾青衿，而负郭无田，齐眉无妇。窃恐将来，不知更作何状也。”玉仙道：“我两人虽则异性，实胜同枝。他日乘车戴笠，永以为好，无相忘此日之情。”正说话时，忽闻后楼，呜呜的笛声吹响。玉仙慨然道：“弟欲即事为题，共联一律，以舒郁勃，不知兄意若何？”沈生道：“我亦正有此兴。兄如首倡，敢不效颦。”玉仙遂即吟道：

幸同知己滞孤踪，（玉仙）

曲径无人云自封。（西苓）

梅影横斜侵石砌，（玉仙）

笛声断续到帘栊。（西苓）

柳眠不定因风扰，（玉仙）

梦魂空忆楚云峰。（玉仙）

且说素云，自从凌霄传着玉仙的话，又见生诗才隽逸，不觉春心顿动，往往托着凌霄，覩生动静。其日倚着雕栏，正在凝眸独立，忽见凌霄手持一张笺纸，笑吟吟的走至。素云问其所以，凌霄道：“今日红家郎君与曹先生俱以会文出外，书房不锁，被我闯进去闲耍一回。只见砚匣底下压着这张花纸，甚是可爱。又见有几行墨迹在上，小姐平素是极好写字的，故拿来比一比，看谁的好。”素云接来一看，却是一首《蝶恋花》词，然既清新，字又端楷，赏玩数四，方知红生是为夜来闻他吹笛而作。便将来折为方胜，藏在镜箱之内。当晚玉仙、西苓与方兰、方蕙回来，各将文字清出，呈与曹士彬批阅。曹士彬先将沈西苓二艺看了一遍，密密圈点道：“荆玉无瑕，秋兰挺秀。至其蹊径独辟，有白云在山，芙蓉發露之故。”次将红玉仙的卷子看道：“析理入玄，譬如悟僧说偈，语语真机，并无一点障碍。矧又高华秀茂，不作秦汉以下文字，试必冠军，允堪独步。”随后把方蕙的二艺，略略批点道：“开讲宏阔，居大家笔力。中二比，曲折匠心，题旨毕出。独后半篇，稍嫌卑弱耳。”再将方兰的卷子看了一遍，用笔一勾道：“说理则牵引支离，对股则叠床架屋。终为顽石，何以琢磨。”不料那一日，方兰偶然不在馆内，沈西苓看见批坏，接过来与红玉仙从头看罢，忍笑不住。既而方兰进来，问道：“吾等文郑，先生曾已阅过否？”西苓戏道：“弟辈拙稿，俱被勘驳。惟吾兄的，先生最为奖赏。”方兰道：“那有此话，仁兄莫非取笑。”玉仙便取出来，展开一看。只见，自破承题以至结尾，涂抹之处，不计其数。方兰看见如此批坏，登时脸色涨红，夺去藏匿。沈生又谑道：“兄的文字，掷地当作金声，惜乎先生一时错误，沉没佳章，殊可扼腕。”玉仙亦笑道：“吾弟佳作，清奇典硕，在他人再没有做得出的，可惜先生不识奇物耳。”方兰自觉无颜，正在愤